

前 言

说起“草木虫鱼”，首先就想起了《骆驼草》，前不久买了一本影印的《骆驼草》合订本。这已是整整六十年前的刊物了，好在是影印本，还如看到当年的刊物一样，有一种重温旧梦的感觉；虽然当此刊物出版时，我还只是一个刚刚要上学读书的孩子，但毕竟它的出世晚于我，也算是我经历过的事了。

在此合订本的 178 页上，刊有一篇岂明写的《草木虫鱼小引》，这是他所写《专斋随笔》的第六篇。文章开头先引明李日华《紫桃轩杂缀》的话，然后从“世间无一可食，亦无一可言”二语，发挥开来，阐述写文章的道理。结尾处归结云：

——话虽如此，文章还是可以写，想写，关键只在这一点，即知道了世间无一可言，自己更无做出真文学来之可能，随后随便找来一个题目，认真去写一篇文章，却也未始不可，到那时候，或者说世间无一不可言，也很可以罢。只怕此事亦大难，还须得试试来看，不是一步就走得到的，我在此刻还觉得有许多事不想说，或是不好说，只可选择一下再说，现在便姑择定了“草木虫鱼”，为什么呢？第一这是我所喜欢，第二他们也是生物，与我们很有关系，但又到底是异类，由得我们说话。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，那么这也不是没有办法，我们可以讲讲天气吧。

十九年旧中秋。

中国文人照例是小题大作的，香草美人都要联系到国家大事，《红楼梦》中吃完螃蟹，宝钗姑娘写有一首意存讽刺的诗，别人还称赞道：“这些小题目，原要寓大意思，才算是大才。”由于有这样的传统，所以写的人、读的人有时都变成神经质的人了，明明是普普通通一草一木，却要把它拟人化一番，要写出微言大义来。如果有那位说草就是草，说木就是木，并没有指桑骂槐，这样看的人就感到不满足，在字里行间，还想找出点这个或那个来，或者说好，或者说坏，比如《诗经》“关关雎鸠”的诗篇，一定要被解释作“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，此纲纪之首，王化之端也”。反正原来编这首诗歌的人不知是谁，况且又是死了几千年的古人，死无对证，如何解释，也没有人分辨了。因为是“经”，就要说的特别好些，引申而又引申，那样任何说到草木虫鱼的具体文字，都可以辗转引申成为至高无上的称颂；或者也可以往坏的方面延展，变成大逆不道的诅咒了。

岂明说“草木虫鱼”，原因第一、第二之间，看似“好说”、“想说”，实际也不尽然。原因之一是“我所喜欢”，这就大成问题，别的不喜欢，为什么单喜欢“草木虫鱼”呢？从传统的观点来评价，一顶“玩物丧志”的帽子便可轻轻地扣到头上。从新的伟大的观点来评价，最轻的评语也可以说是“无聊”、“落后”。如用最新的“经济效益”的观点看，草木虫鱼如能赚钞票，便可欢喜；如不能赚钞票，欢喜这些就是寿头，那是一切以钞票为准星的标准。因此岂明认为草木虫鱼可说的第一原因并不一定能成立，或者还待商榷。

第二原因他说草木虫鱼是生物，又是异类，既与人类有关系，却又因是异类，由得我们说话。这些说法如仔细思量，却有时也觉得难说。苏东坡《赤壁赋》说：“宇宙之内，物各有主，

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……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……”这样就似乎告诉我们，草木虫鱼等等，也是各有其主的。所谓“打狗还要看主人”。“异类”纵然可让你随便说它，那这些“异类”的主人也不见得让你随便乱说。当然也还有更多的无主的“草木虫鱼”，似乎可以随便说说，但能说的、说得来的、想说的、有兴趣说的，实际也并不多。视野有限，不能周游天下，也不能像神农氏那样尝百草，无法活到银杏树般的寿命，无法变成蚯蚓钻进泥土中，无法潜入海底与鲨鱼交朋友，无法像庄周那样化为蝴蝶，无法像跳蚤那样一跳超过自身高度几百倍……自视为万物之灵的人，比之草木虫鱼之同为生物，究竟高明多少呢？万物之灵的人，对草木虫鱼知道又有多少呢？既不高明又无知，这样来讲说草木虫鱼，岂不是有点自欺欺人吗？

有人说：“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。”似乎人有感情，比草木高明得多。其实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，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”，在某种程度上，草木似乎更守信义、有生机、顺自然，这似乎是更高超的感情。自然它不会有尔虞我诈、种种骗人欺人的伎俩。

“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”蒙庄虽然用“子非我，又安知我不知鱼之乐”驳倒惠施，实际也似乎是在玩弄诡辩哲学，他是否真知鱼，则大成问题。当一条泼刺刺的活鱼被从水里钓上来，放在砧板上，开膛破肚刮鳞，“哗啦”一声，放入滚开的油锅，这时他只闻着香，馋涎欲滴了……哪里还会想到鱼乐呢？河南馆子，爱以“梁园酒家”命名，名菜是糖醋瓦块，正是蒙庄的家乡菜，难道庄子不吃鱼吗？这是不可能的，这正像口头上说“见其生不忍见其死，闻其声不忍食其肉”的孟轲一样，同样是假正经。“鱼我所欲也，熊掌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鱼而取熊掌者也。”他连熊掌都能吃，何况鱼和红烧牛肉呢？所以庄子、孟子以及其他圣人、凡人都一样。从“草木虫鱼”的立场来看人，

那太可怕了，太残忍了，他们笑嘻嘻地就把草锄了、割了；木砍了、锯了；虫灭了、除了；鱼杀了，煮了……用岂明前面的话道：“但又到底是异类，由得我们说话。”这话明称“异类”，便生杀机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想想多么可怕呢！如只想着冲淡的散文是多么和平典雅，那就忽略了另一面了。当然，我这里不是针对岂明而加以批判，只是借他的话来说明一点世情而已。

如上所云：难道真像李日华《紫桃轩杂缀》所引白石生辟穀嘿坐时回答别人提问时所说的那样吗？“世间无一可食，亦无一可言”，既无一可言，为什么还回答人两句话呢？“花如解语诚多事，石不能言最可人。”或者说：一言不发才是最可爱的。但鲁迅又说过：最大的轻蔑是无言。因而一言不发的人，如遇到鲁迅，那就要恼怒你是对他轻蔑了……这又要学会说天气哈哈，或跟着喊打倒以及三呼万岁等等。俗语说：“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。”看来人注定是要受“口”——这个不可少的五官之一之累的。奈何！奈何！

世界上哑人毕竟是极少数，大多数人父母给了一张“口”，是既能吃饭，又会说话的。“少说话、多磕头”的教训是要牢牢铭记在心的。不过“少说”，并不等于不说，说还是要说的。只不过不要认真，要讲求一点处世的艺术，讲求一点语言的艺术，这样就要注意一下该讲什么，不该讲什么，讲什么有意思，而又比较少麻烦，说来说去，又回到“草木虫鱼”上来了。

草木虫鱼可说乎？曰可说，不过也要有几个条件。比如说：草木虫鱼的范围那么大，联系那么广，知识有限，见闻有限，又如何能说得广、说得全、说得深，这也只能就有所知者说之，就有趣者说之，尽量就不会惹麻烦者说之……这样一限制，实际能说的也就不多了。

先此声明，以免贻笑于读者，是为“小引”。

草木虫鱼知识

韩愈诗云：“《尔雅》注虫鱼，定非磊落人。”诗题很长，在此不必全引，只是这两句话，就似乎已看出这位文起八代之衰，以“圣人”自命的韩文公的思想状态。中国传统儒家思想，总觉得知识分子的学问是应以经邦济世为主的，总是与政治分不开的，最高的理想是王佐之才，澄清天下之志，舍此之外，似乎再无学问。扬雄所谓“雕虫小技，壮夫不为”，连一些才子自命不凡的诗词歌赋都认为是“雕虫小技”，况等而下之为草木虫鱼作注释者乎？不过这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圣贤之志，以及大量表面讲圣道、胸怀窃国志的“英雄”们的口头禅，而并非凡人所能想像的。一般凡人，靠自己双手做工种田，或手脑并用，爬格子乞讨稿费的人的想法则是另一种的，说的更具体些，就是更接近生活，更实际一些，也就更有情趣些。

生活是以物质为基础的，物质是自然界给予的，又是在生活中通过智慧和劳动创造的，没有自然界的给予，不可能有人类赖以生活生存的物质；没有智慧和劳动的创造，人类也不能丰富自己的物质生活，只能像动物一样向自然界获得赖以生存的原始物质。所以细想想，人类的学问，还是从最早认识自然一草一木开始的。因而草木虫鱼本身就是很重要复杂的学问。等到圣人们讲仁政、霸道等等大学问的时候，自然远在初步认识草木虫鱼之后了。

不过中国圣人讲大学问，却也有其独特的特征，就是不讲上帝，不讲神灵，而只讲人，或者说只讲圣人。比如说火，首先想到燧人氏教民钻木取火，这是《韩非子》中记载的；他是王天下的圣人。其次是祝融、阇伯，被人尊为“火祖”，享祀南岳，是《汉书·五行志》记载的，至于说所谓“火神”，这是因崇拜火神的波斯索罗亚斯德教的传入而流行开的，这是唐朝的事，远在燧人氏和祝融、阇伯等“火祖”之后了。至于那位偷窃上帝火种给予人间的天使，那是出于希腊神话上的外国故事，传入中国，为人所知，更是近代的事。比之于古老的燧人氏，那更是不成比例的晚生后辈了。就从此一例的分析上，也还可以看出中国人历来相信，生活知识进而至于全民文化，最早都是人教的，而非神赐的。谁能说中国人迷信呢？

燧人氏教人钻木取火，有巢氏教人构木为巢，神农氏尝百草教民稼穡，螺祖教民养蚕缫丝……最早的圣人们似乎都是以生活的知识和手段来教民的，到了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的年头以后，那情况就完全两样。那“钻木”、“构木”、“尝百草”等等，都是“草木虫鱼”的雕虫小技了。不过虽然圣人不提倡，而老百姓还是十分爱好此道的，生活的观察越来越细致，劳动的创造越来越辛勤，知识的积累和传授、继承也越来越丰富，这样对自然的认识和掌握也越来越深刻了。到了中国文化典籍从无到有，孕育成熟，一一问世，集大成的时代，那关于草木虫鱼的知识已经十分完备，而且载入典籍，以垂永久了。自然这是众多人智慧和劳动的结晶，而非出于某一个神人、圣人的恩赐与教导。但是在众多的人中，智慧超群的人也是不断涌现的，自然他们在获得、创造这些知识中是起了更大作用的。

鲁迅曾经说过第一个懂得吃螃蟹的人，一定是一个十分勇敢的人。其实他这个笑话想得未免简单些，因为这“第一个”恐怕

是很难选出的。先民生活生存，想来是群居的多，不要说当时还没有文字纪录，纵然有，恐怕也无法分第一第二。再有纵然找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恐怕也还是生吃的，不会蒸熟了，剥开来蘸着姜末、镇江醋，佐以绍兴老酒，悠悠然地吃。所以好多事，好多话，不细想尚可，一细想便不免有许多问题，纵然是被崇拜为“神人”的人，他们的话也还是值得推敲的。《韩非子·五蠹》中说的好，他道：

上古之世，民食果蓏蚌蛤，腥臊恶臭，而伤腹胃，民多疾病，有圣人作，钻燧取火，以化腥臊，而民悦之，使王天下，号之曰燧人氏。

看来这位法家的话说的还是没有太大漏洞的。果蓏蚌蛤，腥臊恶臭，自然是生吃，这些或者包括螃蟹在内，最早吃它，恐怕并非贪九雌十雄的美味，当然更并无持螯对菊的雅兴，而只是肚子饿得恐慌，捉来能吃的各种植物、动物充饥，野果、野瓜、鱼类、蚌类等等。大概懂得吃种子，还在懂吃野果、野瓜之后；懂得取火、熟食，更在此后。懂得钻燧取火，自然也是智慧出众的有心人，这就是古代的“圣人”。自然人类由因饥饿而寻找食物，由生吃而熟食；由向大地自然界寻找野生植物、动物充饥，到懂得种植谷物、饲养家畜；由单一认识动、植、矿物的区别，到分出不同大类，不同小类，单一名称，各自特征……这中间经过了没有文字记载的十分漫长的岁月，其间不知经过多少智慧超群的有心人的仔细观察、比较研究，传授给众人，这样创造了最早的文化，也可以说是草木虫鱼、自然也包括鸟兽的早期的知识、学问，完成了人类认识自然、利用自然、改造自然万物的初级阶段。关于这点知识的获得过程，我想中外大概是一样的。

这种认识，又历多少世、多少劫之后，那就是花柳含情、草

木生春，虫鱼亦通人性了。读近人孙宝暄《忘山庐日记》，有一段以虫比人的文字，小有情趣，现引于后，以见人类对草木虫鱼认识的升华吧。原文如下：

以虫比人，蚕是鸿哲大儒，吐其丝纶，衣被天下。蜂为名将相，部勒有法，赏罚严明；酿花成蜜，犹之造福地方也。蝶是名士，爱花嗜酒，倜傥风流。蝉乃高人，吸风引露，抱叶孤吟。蟋蟀，闺妇也；蜻蜓江湖游食之人也；蜘蛛，土豪也；蚊蚋，马贼；蚤虫，鼠窃也；苍蝇，依附势力之小人也。螬蠹，猾胥狡吏也；臭虫，奄宦及恶丁劣役也；粪中蛆，乃纨绔子弟及持禄保位之公卿也。惟蝼蚁确是务本业安分守己之善良百姓。”

试问读者，感觉他的比喻如何呢？

话 兰

兰花，文人的花，小时候学写春联，写熟了“芝兰君子性，松柏古人心”这副联语，感到莲花也是君子，兰花也是君子，花中的君子似乎真不少，人中的“君子”呢？幼稚的心灵中，常常产生了这样的疑问。后来长大了，为生活，挣扎了几十年，幸而还算好，没有遭遇到更大的危险，居然活了过来，这就慢慢懂得了什么是君子，什么是小人；什么是君子中的小人，什么是小人中的君子；什么是伪中伪，什么是真作假……这也就懂了以兰花比君子，似乎也真是天真的幻想了。自然界哪里有人类社会中那样的复杂呢？

香草美人以喻君子，这是屈原的创作，是《离骚经》的寄托。其实草自是草，人自是人，本是两不搭界的。《诗经》“方秉蕳兮”一句，在陆玕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注疏》中说：

蕳即兰，香草也。《春秋传》曰：刈兰而华；《楚辞》曰：纫秋兰；子曰：兰当为王者香草。皆是也。其茎叶似药草泽兰，但广而长节。节中赤，高四五尺，汉诸池苑及许昌宫中皆种之，可着粉中。故天子赐诸侯萐兰，藏衣，着书中，辟白鱼也。

从这简短的注疏中，我们对古代兰花，起码有三点理解：即

一兰花既是专指一种草，又是广义的香草名称。用现代植物学分类法说，就是兰科植物。而兰草、兰花又是两种东西。现代植物学中，兰草属菊科植物，而兰花才是兰科植物。自然它也是草本。二是汉代以来，兰花已是人工培养，而非野生的了。但所说“节中赤”、“高四五尺”等等，这又是指属于菊科植物的兰草，而非兰花。在这点上，陆玕说的是不清楚的。三是强调它的除虫作用，用现在话说：是药用价值；但说来说去，是偏于芳香物质方面的。并未说到精神方面的比喻，什么香草美人以喻君子等等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中道：

兰有数种；兰草、泽兰生水旁，山兰，即兰草之生山中者。兰花亦生山中，与山兰迥别。兰花生近处者，叶如麦门冬而春花；生福建者，叶如菅茅而秋花。黄山谷所谓“一干一花为兰，一干数花为蕙”者，盖因不识兰草蕙草，遂以兰花强生分别也。兰草与泽兰同类，故陆玕言“兰似泽兰，但广而长节。”《离骚》言其绿叶紫茎素枝，可缀、可佩、可藉、可膏、可浴……若夫兰花，有叶无枝，可玩而不可纫佩藉浴、秉握膏焚，故朱子《离骚辩证》言：“古之香草，必花叶俱香，而燥湿不变，故可刈佩。今之兰蕙但花香而叶乃无气，质弱易萎，不可刈佩，必非古人所指甚明。古之兰似泽兰，而蕙即今之零陵香，今之似茅而花有两种者，不知何时误也。”

李时珍不愧为药物学家，不但旁征博引，把兰草、泽兰、兰花（也叫“幽兰”），古今误传混淆之处，分析得清清楚楚，而且还画了图，这就更十分切实，说明是经过实地调查研究，是真正博物家的科学方法，不比一般文人墨客抄书杜撰了。这种精神十分令人佩服，可惜我作不到。虽然改造了若干年，而似乎仍是不

辨菽麦的天下最无用的书呆子，虽然乱说，总是纸上谈兵，实际知识是很少的。大观园中香菱姑娘斗草，还会说“一箭一花为兰，一箭数花为蕙。凡蕙有两枝，上下结花者为兄弟蕙，有并头结花者为夫妻蕙……”而我对兰花连这点知识也没有。但看了李时珍的论证，才知道香菱这点知识——或者说曹雪芹关于兰花的知识，是根据黄山谷说的。而这一说法，又被李时珍批评为“不识兰草、蕙草，遂以兰花强生分别”。因而可以看出黄山谷也好，曹雪芹也好，这些文人，一遇到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，也便谬误百出了。自然，要是遇枪杆子，那就又要另当别论了。

不过李时珍文中所说“兰花生近处者”一句，却不够科学，这“近处”二字何指呢？李时珍是湖北蕲州人，是指他家乡近处呢？还是指其他地方近处？很不确切。实际上我们现在说兰花，其著名产地，并不在湖北「春，而是在浙江。现在春天开花的春兰，著名的是杭兰、瓯兰。秋兰称建兰，产在福建。明王象晋《群芳谱》记兰花甚清楚，文云：

兰幽香清远，馥郁袭衣，弥旬不歇。常开于春初，虽冰雪之后，高深自如，故江南以兰为香祖。又云兰无偶，称为第一香。紫梗青花为上，青梗青花次之，紫梗紫花又次之，余不入品。建兰茎叶肥大，苍翠可爱，其叶独阔，今时多尚之。叶短而花露者尤佳。杭兰惟杭城有之，花如建兰，香甚，一枝一花，叶较建兰稍阔，有紫花黄心，色若胭脂，有白花黄心，色若羊脂，花甚可爱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真珠兰，还有四川出产的伊兰，温州、台州出产的风兰，广东出产的朱兰等等。宋赵时庚编的《金漳兰谱》，著录二十二品。宋王学贵所编《兰谱》，著录五十品。而现在园艺学十分发达，引进外国种兰花甚多，兰花品种，详细著录，那

恐怕有数百种之多了。

兰花是文人的花，也是江南的花，野生的兰花生在江南冬天不结厚冰的常绿山中，在寒冷的北国，一到严冬，大雪封山，只有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”的松柏，还能青苍挺立，柔弱的兰花，叶既无法生存，根也要冻坏了。因此在北方很少听说野生的兰花，纵然有，也都是人家种在盆中的。半世纪前，在北京中山公园行健会，经常摆着兰花展览，但人们也不大注意，只有少数艺兰专门家互相品赏。我就一点也不懂，很少仔细观赏，只注意到兰花怕烈日曝晒，因此兰花盆架上面，夏天自然搭着天棚，平时也有竹帘凉篷，冬天自然都移到房中去了。兰花虽然高雅，香味很强烈，但花朵并不艳丽，因此一般市俗的人，看牡丹芍药、桃花李花、荷花菊花……却不懂赏兰花。我也一样，从小生长北国苦寒山中，土头土脑，长期身上没有一点雅气，又不会冒充风雅，因而一直不懂欣赏它，至于培育艺兰之道，更是一窍不通了。

忽然有幸漂泊在江南的上海，三十多年前，偶经街头，看见卖兰花的担子，一角钱一盆，忽动雅兴，买了一盆，摆在案头，居然开出两朵淡绿的小花，不经意中有一股幽香拂来，的确不错。这样我懂了摆兰花，但不会培育，第二年春天，不但不再开花，而且枯萎了。我便再买了一盆，结果一年之后，又枯萎了。我还不死心，持续买了三四年，也学人家去买山泥等等，可是总是养不活。后来开始作牛鬼蛇神，自己的活命都成问题，就无力再顾兰花的性命了。沈三白《浮生六记》云：“爱花成癖，喜剪盆树，识张兰坡，始精剪枝养节之法……花以兰为最，取其幽香韵致也，而瓣品之稍堪入谱者，不可多得。兰坡临终时，赠余荷瓣素心春兰一盆，皆肩平心阔、茎细瓣净，可以入谱者，余珍如拱璧。值余幕游于外，芸（三白妻）能亲为灌溉，花叶颇茂，不

二年，一旦忽萎死。起根视之，皆白如玉，且兰芽勃然，初不可解，以为无法消受，浩叹而已。事后始悉有人欲分不允，故用滚汤灌杀也。从此誓不植兰。”沈三白多才多艺，是文人又精于园艺的，这段艺兰文字写得十分细致，“从此誓不植兰”一句，执着耿耿之情，跃然纸上。不过“欲分不允”与“誓不植兰”两句结合看，也可看出这对多才多艺的夫妻胸襟多么狭窄，虽处乾、嘉盛世，三吴锦绣之邦，还有石琢堂那样的状元朋友，却仍然处处碰壁，坎坷终身，不是没有原因的了。

兰花是雅人的花、文人的花，我也有几位精于艺兰的好友，我却始终无心学，也弄不来，看来只能作个不学无术的俗人了。

荷 与 莲

“莲花，君子者也。”小时候读熟了周敦颐《爱莲说》这句话，便对莲花产生了憧憬，虽然偏僻的北国山乡，没有莲花，但想像中的莲花还是那样真切。后来又知道“荷花”就是莲花，又知道“菡萏”“芙蕖”也是莲花。对这一品而多名的名花，知道的就更多了。

“彼泽之陂，有蒲与荷”、“彼泽之陂，有蒲菡萏”，这是《诗经·陈风》中的章句，陆玕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注疏》中道：

荷，芙蕖，江东呼荷，其茎茄，其叶^𦵏，茎下白藕，其花未发为菡萏，已发为芙蕖，其实莲。莲青皮裹白子为的。的中有青，长三分如钩，为蕎，味甚苦。故俚谚云苦如蕎是也。的五月中生，生啖脆，至秋表皮黑，的成实，或可磨以为饭，如粟也。轻身易气，令人强健，又可为麋。幽州、扬、豫取备饥年。其根为藕，幽州谓之光旁，为光如牛角。

虽是名书，毕竟是古老的记载了。所说“其茎茄，其叶^𦵏”这不但在口语中听不到，无人知晓；即在古人诗文中也很少看到。所说“谚语”，应是当时最普通的俗语，现在江南似乎也未听人说起过，可见其古老了。只有“菡萏”、“芙蕖”在古人诗文中还偶然见到：“太液芙蓉（或作芙蕖）未央柳”，“菡萏香消翠

叶残”，这不都是常诵的名句吗？至于所说莲子，江南人叫“莲芯”，可以吃，而且“轻身易气，令人强健”，照现在说法，其营养价值、药用价值都很高，这同现在人的理解完全一样。而这一科学认识，在一两千年前，在民间就很普遍，这不也正可见我国古老饮食文化文明先进之一斑吗？

小时生长在荒寒的北国山村，多水而又少水，山洪下来，浊浪滚滚，盈川满谷；而山洪过后，平常时候，想找一泓清池，种莲栽藕，得莲叶田田之趣，那是无处寻觅办不到的。山涧中，纵有汨汨清泉，但流不成池塘，只在饮用之余，一任其东流而去了。有一二好事者，在大缸中种莲花，长个三五片叶子，开上一两朵花，也不成气候。故乡祖宅庭院中夏日花木不少，但也未种过莲花，因而童年时，虽然读熟了《诗经》中的“彼泽之陂，有蒲有荷”和短短的《爱莲说》，对大片荷花却从未见过，也未想过。只是有一样，对莲子却很爱吃，过年时，上面铺满莲子、上浇糖汁的八宝饭，不用说了，真是又甜又香又糯。即在平时，也常吃冰糖莲子羹。虽然是山乡古镇，但街上的杂货铺中，干果海味照样有得卖，海参、干贝、莲子等并不希奇。平时煮莲子羹，都是母亲亲自动手，把干莲子用温水浸上，浸到一定时间，然后我陪她慢慢剥那绛色的衣，用银针捅那嫩绿的苦芯……

不过总的说来在我国莲花的生长区域，远较梅花为广。因它虽是水生植物，但是炎夏季节盛开的花朵，在盛夏的气温，南北各地相差并不甚大，因而在北国，如有水面，夏天也能长很好的莲花。比如河北省白洋淀水泽地区，就有大面积荷塘。承德避暑山庄也有大片大片的荷花。至于北京，那就更不用说了。前三海、什刹海、后海、昆明湖、被焚毁的圆明园福海，这都是著名的赏荷胜地。旧时有的是皇宫内苑，有的是普通老百姓游览胜地，都以荷花为中心。荷花市场、莲花灯、荷叶饼、荷叶粥、莲

子粥、鲜莲子冰碗、莲花白、莲蓬、白花藕……随便一数，就有这么许多富有诗情画意与荷花有关系的事物。连“夹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杭州西湖都比不上。不用说其他城市了。我也不能深刻理解，为什么北京人这样喜爱与莲花有关的事物。我想不外乎三种原因：一是北京有种荷花的自然条件，西山下来的一股好水，在低洼地区聚成大大小小的水面。都又不太深，正好种荷花。二是多少受一些莲台法座佛教的影响，好多工艺雕刻，都刻成莲花，如四合院垂花门的垂花，大多都刻成莲花。一般人虽不懂《妙法莲华经》、“莲社九宗”等禅理和佛教故事，但每年七月七日、七月十五盂兰法会、闹盂兰、烧法船、放河灯、点莲花灯，却都是大人小孩都爱好的事。三是北京旧时人们懂得生活情趣，连卖肉的屠夫，都懂得生活的美，霜雪般的快刀，一挥就切下一片准斤准两的雪白鲜红的五花鲜猪肉，放在碧绿的鲜荷叶上，让你托回家去……这不比任何里三层、外三层的人工包装还美吗？其美在于新鲜、自然、明艳，有生活趣味。

人说荷花一身都是宝：藕、莲子这都是很好的食品，自不用说了。剥了莲子的干莲蓬、莲叶、莲梗，都是很重要的药材。根、梗、花、叶、子以及苦苦的莲芯，无一不为人所利用，无一不对人作出贡献。这样的奉献精神，却没有清冷的梅花、艳丽的牡丹、幽雅的兰花等被人重视，实在是很不公平的。

莲花的种类也很多，据明人王圻《三才图会》记载：有千叶黄、千叶红、千叶白、红边白心、马蹄莲、墨荷等等。但在北京、苏州二地，一般常见是红莲、白莲二种，而吃藕则以白莲为最好，北京市声“哎——白花藕来——”，曼长而美妙，可解宿醒，可醒午梦，苏州葑门外金鸡湖一带的村姑，蓝印花布头巾、蓝印花布作裙，滚圆的肩臂；扭动着腰肢，在晨曦中挑着百来斤的白花藕担子进城来卖，那比茁壮的亭亭玉立的盛夏白莲花、红

莲花还好看，是健康的美、生活的美——而不是癞蛤蟆鼓气般所谓健美比赛中丑态百出的“美”。

红莲好看，像少女的笑靥；白莲更动人，像年轻孀妇的淡妆……昆山有并蒂莲，这是稀有的吉祥花，因其不普遍，实际只是名称好听，也没有多大意思。

有一年我住在杭州里西湖，正是五月间荷钱初浮水面时，常在湖边看那漂在水面上的荷叶，小鱼在水中钻来钻去，我忽然想到古诗中“莲叶何田田，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……”的妙趣，原来咏的是新出水的荷叶。等到万柄碧荷，一望无际时，又哪里看得到叶底的游鱼呢？

我不只一次在昆明湖、北海等处于狂风暴雨中看荷花，那万柄荷叶，在狂风中像海浪般地翻滚，墨绿灰白的色彩在跳动，转瞬之间，大雨点劈劈拍拍，像无数雪白珍珠跳动在绿叶上，光彩四射，接着倾盆大雨，从天而降、一片空濛，不分上下，荷叶荷花，千枝万柄，披离在水中、雾中、迷蒙中……一会儿、雨过天晴，荷叶上滚动着晶莹的水珠，青蛙咯咯地又叫了，突然，一个翠绿的小蛙跳到荷叶上，红色的花，在斜阳中、在彩虹中，照耀着……

有一年秋天，坐火车去成都，行经汉中万山中时，正是晨曦微之际，火车一会儿钻进山洞，一会儿钻出山洞，每出山洞，便见极小的山村人家，都有一小片荷塘，虽翠叶残破者已多，而尚有残花红艳照人，楚楚于秋风晨露中，偶有白鹭立在荷花边上，火车经过，忽然飞起……这是我生平所见另一种极为动人的荷塘小景。

荷花也是足以代表悠久文化的花，它也可以入乐，梅花有“江城五月落梅花”的《梅花三弄》荷花也有“开口便唱《莲花落》，落尽莲花哪有人”的《莲花落》，这却是真正的平民文学呀！